



超人妈妈

谭容平

我是株洲市中心医院创伤中心的一名护士。今夏的一天,我一到科室,就听到同事们讨论一位“右肾破裂,尿崩症”的小伙子,每小时尿量可达1000毫升以上。刚好我那天值班,我负责这位病人。

他才22岁,但病痛的折磨让他过早衰老了,苍老的脸颊活脱脱一个饱经风霜的中年人。他身旁站着一位瘦小的女人。那人满头白发,满脸皱纹,不停地抚摸着躺在病床上的年轻人。她是他的母亲。

“炜民、阿姨,你们好,我是今天的责任护士,我叫谭容平,你们也可以叫我平平,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我。”我说。

阿姨回答好,然后很有礼貌地和我道谢谢。我拿出两张纸和一支笔交给她,告诉她医生需要记录患者24小时的出入水量,每次解了多少小便,喝了多少水都要记在纸上,方便我们统计。阿姨爽快地答应了。

第二天我上晚班,像往常一样走进病房,看到她在那抹眼泪。我问她怎么了,阿姨抬头一看我,更加激动了。我拿些纸中给她,想先给阿姨一个缓冲的时间,也就没多问了。

交班护士覃琳玲拉着我去说:“他儿子今日突然小便为血性液体,复查ct提示右肾盂肾盏及输尿管内有出血,考虑肾破裂出血,请介入科会诊考虑做介入手术,就怕到时候大出血休克,但是他家庭经济条件很困难,拒绝手术,选择保守治疗……”我听后心里五味杂陈。

两个小时,我见她情绪稳定了很多,决定和她聊聊。

聊天中,她哽咽地问我,“平平啊,你说我怎么办?”

阿姨一边擦眼泪,一边说道:“儿子现在这个样子,一半是因为我没钱造成的,怎么他就这么倒霉,得了这种病呢?”

她告诉我,31年前她和老公生下第一个孩子,是炜民的哥哥。“生下来没多久就查出患有先天性肾病。那时我们给哥哥治病就花费了不少钱,三年前,炜民哥哥又娶了个精神分裂症的妻子,之后生了孙子,目前2岁暂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。”说完哥哥她继续说炜民。“后面我生下炜民,他也跟哥哥一样有先天性肾病,药也是有钱就吃,没钱就没得吃,他爸爸就是做小工,在外面做一天就是200元,在家附近做只有170元一天,所以爸爸也常年不在家,我平常在家带着孙子,还要照顾炜民和他嫂子,偶尔有空的时候还做点小手工,比如缝衣服,一年只能挣个一万元左右。想来真惭愧,自己没本事,害得儿子们生病都治不起。”阿姨低下头呜咽着……

这是个多么伟大、勇敢、不容易的女人!我安抚着她,问她当初怎么熬过来的。她说,那是绝望之后的无奈,“我走了,谁照顾他们呢?”

“只是看着他们哥俩天真无邪的笑容,有时候还安慰我,轮流陪我的样子,我就又暖心又难过。而且我老公为了这个家,每天也在外打拼,我也不想放弃了。特别是现在有了孙子,他便成了我们的寄托……”

她平静了一些,然后对我说,我只能勇敢接受他们生病的事实,尽心尽力照顾他们,努力赚钱,让儿子们有钱治病,和时间赛跑,让儿子们尽量可以活得 longer。”

我握着她的手说,“阿姨,你真的了不起,你既然能度过那么艰难的日子,这一次,也能平安度过的。”

阿姨一时没说话,之后又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,她说“谢谢你听我唠叨。那些事都过去了,我能照顾好儿子的。”或许她是在给自己打气。

我笑了,对她说,“您真的是一位超人妈妈,未来也一定是。”阿姨走到病床前摸了她儿子的头,接着看了看手机里的孙子照片,嘴角上扬地回复我:“我会珍惜现在所拥有的,一切,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,如果我不在了,这个家就没了,我要打起精神,和儿子们一起战斗。”

难怪有句话说“妈妈是超人”,她应该就是吧。那一刻,我觉得阿姨眼里又有光了。

上完晚夜班后,我休了两天。再次来上班,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炜民和阿姨,我看到阿姨在炜民床边哼着小曲。她见我后,高兴地对我说,“平平,何医生说还过两天复查没问题,炜民就可以出院了。谢谢你平平,给我带来勇气和鼓励,让我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……”

阿姨和炜民就是各自生命中的一束光,在磨难里,照亮彼此前行的路。我祝愿炜民早日康复,祝愿阿姨幸福。

征稿要求

- 1.除诗歌外题材不限,字数1200至2000字为宜。
- 2.文章要求真情实感,见人见事,不要大话、空话、套话,同时附上作者联系方式。
- 3.投稿邮箱:420918118@qq.com。
- 4.奖项设置:一等奖1名,奖金3000元;二等奖2名,奖金2000元;三等奖5名,奖金1000元;优秀奖奖10名,奖金500元。
- 5.活动时间: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。



秋天游神农谷

牧仰

八月八日,立秋,清晨微风徐徐。我们两车、七人,要去炎陵县观光游览,探访心中的远方。

那里有避暑胜地和天然氧吧,想起来蛮舒服,听起来很诱人。去的前一天,大家有过一番争论,先去哪,再去哪,后去哪,纠结了很久。作为此次出行的组织者策划者,导航前,我给大家做了总结:先去红军标语博物馆,然后去桃源洞自然风景区游览,最后去炎帝陵拜谒始祖。

红军标语博物馆位于炎陵新市街,从天元区出发,历时两小时三十分。进入馆内,肃然与崇敬的意念扑面而来,一件件展品,一幅幅画面,把人带回到那个丹心可鉴、铁血燃情的年代。略显锈迹的梭镖与大刀,一条条激情澎湃的标语——打上寨,分田地!红军是保护穷人的队伍!发动群众,保护苏区……博物馆内有六个陈列室,在这里,我们看到了红军指战员留下的墨宝,图画,工具,武器,番号编制,领略了红军的革命智慧、改变世界的博大胸怀。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,可以说,罗霄山脉的巍峨,井冈山豪迈,铸就了革命摇篮的荣耀与辉煌。

当晚,我们下榻在神农农谷国家森林公园附近的珠帘山庄。躺在床上,若有所思。鸟语、林涛、溪涧所组成的美妙乐声,若有声闻……

翌日上午,我们进入神农农谷国家森林公园,进入公园,四处苍翠,倍感神清气爽,忍不住极度深呼吸。

过万阳秋红,落水潭瀑布,我们来到了一个名叫树抱石的景点。一棵古树盘根错节,苍劲虬曲,它的根紧紧抱住溪边的一方巨石,呈犄角俯瞰之势,蔚为壮观。看了景点简介,我们才知道这是一株古钩栗树,树龄千年以上,高约19米。古树两旁还侧生出两棵杜英树,它们成双成对,守卫在古树的两旁,俨然一个巧夺天工的天然组合,难怪被当地人称为“龙母生双子”。钩栗树和杜英树,以前从未听过,也算是我孤陋寡闻了。对于树木的情感,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可谓情深义重。古时生火做饭、制作工具、搭建房屋,哪样离得了木材?因此才有了“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”“良禽择木而

村妇刘梅

一丁

刘梅的父亲矮小瘦弱,常被村里人和亲戚朋友看不起,经常受欺负。

刘梅是家中的独女,自小体弱多病。八岁那年,刘父一咬牙,把女儿送到大林寺学习武术。

十年后,刘梅学成归来,变成了一个虎背熊腰的女汉子。此时,刘梅已到谈婚论嫁的年龄,当地家庭经济好的和本家人长得帅的男孩都看不上刘梅,觉得她太粗野。恰巧一亲戚在县城做生意,认识屠夫王某。刘梅父母见王某年纪虽大了点,又离过婚,但本人长得五大三粗,且城里有户,想着要是有这么一个大威武的女婿,村里人从此断不敢欺负到自家头上来,便做主答应了。

刘梅嫁到王家,里里外外,风风火火,干活一人顶仨壮汉。但她自幼离开父母,独自在庙里长大,性格有点孤僻。偏偏她丈夫王某好酒,每次喝醉了便撒酒疯,经常骂街甚至家暴。刘梅开始时,一声不吭,后来,忍无可忍,一个蹬腿,竟然将要扑上来动粗的王某一脚踢飞。从此,王某对她服服贴贴,再也不敢醉酒,更不敢动粗。

一天,村民唐某在西瓜地里干活,邻村四名混混,强行闯进瓜地,一边摘一边吃,不管是好瓜还是癞瓜,糟蹋了一地。唐某性格懦弱,不敢出声,眼看着四人又各装了一大袋准备逃走。正好刘梅担水路过,实在看不下去,放下水桶,一声怒喝,对方见是一女流之辈,压根没把她放在眼里,还色迷迷地说:让开,我们不跟粗婆娘计较!刘梅又腰拦住出路。四人勃然大怒。刘梅说:你们把瓜钱留下,不然休想走!对方先上来一个,立马被刘梅打趴在地上,另三人见状,便一拥而上,竟被刘梅打得屁滚尿流,滚作一团,连连求饶。

现代诗

温柔的一瞥

阿真

傍晚,我看到夕光在门前
将我外甥的脸蛋照得通红
他小手鲜嫩,透明,胡乱舞动

上次温柔的一瞥
仿佛是二十年前
我十岁,在一棵树上醒来
看到母亲在夕光里采摘金银花

金色光波在花瓣上

恍如一梦
清香的草地与橘子树边
经过一个个路人

后来那些孩童已经长大
壮年的早已走向了老年
多少春秋之光照耀过真的小手

当我惺忪地醒来
仿佛也要走向那宁静苍老的年华

株洲味

醴陵炒粉

张洁

陆夕曾经也是文艺女青年一枚。年轻时,理所当然地认为爱情大过天,就这样无所畏惧的从外地嫁到醴陵,踏入婚姻。家人和朋友们都带着几分担心,她本是只读诗书,不识柴米油盐的模样,能在异地把日子过好吗?她选择的人,会待她始终如初见吗?

但岁月,就是个在你耳边絮絮叨叨的大妈,渐渐地,她把陆夕一个连猪肉和牛肉都分不清的妹子,教成一个不用两个小时就可以做出一份菜的“醴陵堂客”,甚至,会原汁原味地炒出一份地道的醴陵炒粉。

一日,陆夕的先生从外面出差回来,或许是旅途太疲惫,或许是工作上的事情不顺心,面对陆夕的喋喋不休,这一次,一向宽厚的先生,竟然不耐烦地摔门而去。

时钟滴答滴答,指向12点,本来满腹怨气的陆夕,却渐渐不安起来,深夜,他究竟去了哪里?吵架后开车是否安全?还有,好像回来后,还没吃晚饭,肚子会不会饿?

打开冰箱,还有豆芽、米线、鸡蛋,正好用来做一份醴陵炒粉。醴陵炒粉是醴陵当地最负盛名的小吃,醴陵人就算离家千里,唯独念念不忘的,终究是家里的一碗炒粉。而醴陵炒粉,也是常年出差在外的先生最爱的食物。

切好香葱,泡好米线,支起锅架,打下鸡蛋,几下翻炒,一盘炒粉出来,米线色泽金黄、柔韧可口,豆芽菜晶莹剔透、清爽中夹着一丝丝甜,鸡蛋焦黄醇香,端上饭桌,给在外的人发一条简短的微信:“我炒了粉。”

看到手机信息的陆夕先生,此时正在醴陵塞子岭公园的山顶吹风。几分触动下,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。一碗醴陵炒粉,见证了他和陆夕多少温馨时光。当初两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,在城市里奋斗,深夜的炒粉摊上,伴着两个人的浅浅笑语,简单的食物也吃出满满的温情。从不抱怨生活压力,从来不对他失去信心,就是这个纯朴的女孩啊!如果说,炒粉安帖了他的胃,那么,陪他在赤贫岁月中吃粉的人,安稳了他的心。人到中年,生活琐碎,陆夕从青春灵动的妹子,变成了唠叨的中年人。可是,陆夕待他的心,和她炒出来的粉一样,从没过变。这不是他最应该在岁月流逝中,最值得珍惜的东西吗?

信息发出去半小时候,陆夕听见钥匙开门的声音。在一碗炒粉面前,那些不满、不甘、争吵、面红耳赤都烟消云散,食物代表了所有未说出口的语言。

在年年岁岁的平淡生活中,或许爱的体现,就藏在一碗醴陵炒粉里。

记事本

老圩

黄燕妮

(一)

每次回到船形老家,还是像往常一样,会去赶圩。虽然,船形老圩早已没有往日的风光。

依旧是那条街,两边间杂着的瓦屋与楼房,仿佛老旧正挣扎着向时尚靠拢,昔日的打铁铺、豆腐店、裁缝铺早已人事两茫,有的还被打上了“危房勿近”的标签;水泥路面代替了磨光的青石板,原本古朴幽远的老街显得透亮宽敞;木板门已被换成厚重大气的铁门,老供销社斑驳的门墙上褪色的“为人民服务”,告诉人们老圩曾经的繁华。古井上长满苔藓的青砖,学校门口仅存的半截石板路,依稀可见老圩的古朴与厚重。

老圩新了,时代的脚步无法将从前的它留住,但那些关于老圩的往事,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……

(二)

说是圩,其实就是一条长300多米,宽6米左右的街道。两边一楼是挨挨挤挤的木门板铺面,二楼用粗木柱支撑,伸向街面,从下往天上看,原本不宽的街就成了一条天。

老人常说,圩有“圩胆”。船形圩虽然不大,但并不影响它的繁华,再加上政府、学校、医院、供销社都在船形,所以每月逢2、5、8的圩日,从早到晚,人气爆棚,场面壮观。狭长的街面经常被挤得水泄不通,那些与农耕和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应有尽有,摆满圩场。有卖鸡蛋的、铁犁尖的、塑料桶的、草鞋的、黄豆绿豆的、农器的、镰刀锄头的,还有炸爆米花的、卖老鼠药的、推销祖传秘方药的、阉鸡补锅的、看手相的……令人目不暇接。

早年间人们将赶圩作为一种节日,山里人在这一天着意打扮一番,带上干粮以及准备交易的物品,高高兴兴赶圩去。年轻人渴望在圩日“艳遇”,更是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。人们在人山人海的圩日里各有所得,因此,船形老圩,虽不及沈从文笔下的边城那般静美,却也有“小南京”的美誉。

(三)

小时候,赶圩对于我来说,是一种奖赏。

那时妈妈隔一段时间就会去船形赶圩,把家里种的吃不完的蔬菜,鸡、鸭下的蛋提到圩上去卖,再称点肉回来改善伙食,或者买匹布,回来给我和姐姐做新衣服。而我和姐姐只要那天不读书,必定像跟屁虫一样跟着她走,妈妈也乐意得不行。

跟妈妈赶圩是亏不了我们那张小馋嘴的,最起码会有一个喷香的油煎糍粑。要是碰到那天卖了“行货”,还会吃一碗8分钱的米豆腐,那可真是过年的感觉。

那米豆腐的制作程序原始而繁琐。在石磨里,拌水把泡了一晚的大米磨细,加入微量石灰,煮熟,冷却,再用篾刀切成不到两厘米的小立方体,置入汤碗中,加上葱花、姜末、辣椒及油盐酱醋等,红、绿、黄、白,香辣可口,爽滑劲道。妈妈总是笑着看我和姐姐狼吞虎咽,把米豆腐汤汁都喝得一二净。那时真纳闷,这么好吃的米豆腐妈妈为何不给自己也叫一碗?

吃饱的我们乖乖地把小手塞进妈妈粗糙无比的大手,由着妈妈牵着穿行在拥挤的人群中。圩场本来就很窄,两边又密密地摆满了各自需要交易的货物,我们母女便随着人群一个摊一个摊地挪动着。妈妈时不时看到可能需要的东西,便弯下腰来和摊贩讨价还价。

待妈妈把要买的東西买完,我们也终于挤到了圩的尽头。尽头那里有家照相馆,妈妈以前在照相馆门口望了几次,但都没进去。有一次,挑来的菜和鸡蛋全卖完了,妈妈把我们牵了进去。看到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姿势的照片,我跟姐姐手足无措,拍照的罗师傅钻进一个黑布里,然后叫妈妈接着我们,对我们说:“冒动冒撞,冒皱眉毛,带点笑容!”“咔嚓!”一道光一闪,冒一股烟,罗师傅说照好了,让我们下个逢圩日再来取照片。

上个世纪末,随着政府、医院、学校等搬至新生村,船形圩不再热闹繁华,但童年赶圩的快乐,已成为我心头的一道牵绊。再去老圩,只想静静地走一走,回想老圩背后光阴的故事,品味老圩积淀的岁月内涵。